

詩

疑

筆

記

詩必卜子夏氏而後可疑也若公孫丑咸正蒙之徒則
不如勿疑之爲愈矣雖然乘其所疑而奪之有莫非王
臣之疑而萬世之爲父子者定有不素餐之疑而知士
君子一出處與世道相關則其人雖固且愚而亦聖賢
之所不忍禁何則爲其可藉以辨惑而明道也味質與
學萬不逮鄒嶧弟子又幸生漢宋諸儒後經說備矣烏
乎疑顧以其固且愚篇而合之句而離之迎距參互而
索之其大者非所敢知也章句訓詁之間有求諸毛鄭
下逮唐宋諸說而茫然卽精純若朱傳讀之猶怵怵焉
莫釋於中者是豈不賴通儒者之奪吾說而正之俾吾

之惑也祛而道以明乎素善忘或達心而蹇於口故兩
端空空之竭必寄諸筆筆之而繁且不文者傳曰文以
足言言以足志志之不能足於文何有澹人甫夏味堂

詩疑筆記卷一

高郵夏味堂學

國風上

周南

關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說未分明故後儒皆以淑女爲后妃及諷詠篇中所云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與孔子所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其說皆不可通朱註初未指明哀樂者何人然嘗反復求之若以哀樂屬文

王則大雅大明篇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大戴禮云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嘉禮非遲無緣如此迫切

初載時太

任方理內政亦不須求助若是之急父母之命又豈能自求

若以哀樂屬宮人則

不得有求思之事輾轉友樂事出無端歐陽氏以寤

寐反側俱謂思荇菜既非情理且荇菜亦不應如是

難得更據史記以關雎爲周衰之作思古刺今言不

迫切故曰哀而不傷又云勤其職而後樂故曰樂而

不淫二者相對復擬之非倫竊謂此篇終以大序之

說爲允序曰后妃之德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初

不指后妃也毛傳有關雎之德云云正以申明其說

蓋后妃惟和諧則能容衆惟有別則喜幽閒貞專之

人故曰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好匹也或疑

天子之妃曰后妃匹也惟后可以言匹不知匹取偶

義嬪御分雖卑當其得御於君子焉得不謂之偶迷

與仇同

禮記緇衣作君子好仇爾雅釋詁仇匹也

免豎篇曰公侯好仇野

人可以匹公侯寧三夫人以下不可以匹君子乎

呂覽

季春后妃齋戒注妃卽夫人與后參職夫人通稱妃則可通言匹

或曰后妃卽思得

淑女亦何爲哀樂至斯極耶曰傳箋備矣傳曰后妃

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陸德明曰

天官醢人四豆之實無荇菜以用荇是商禮詩詠時事故有之羅願曰詩有采芣采蘋采藻采芣采芣采芣

屬醴人所陳止有昌本蒨芹深蒲而已爲蒨各有箋所宜餘或用以芼羹豈可四者之外皆爲商禮耶箋

曰后妃思得淑女與共已職也古者國事莫大於祀

后妃稱職不稱職全定於共祭祀之能否故求淑女

之助哀樂如此深摯舉荇菜一節而全體可知召南

之采蘋采蘋皆此義也

左傳桓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孔疏致夫人所以

存謙謹致殷勤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觀此而文王時之嚴於共祀更可知矣所憂

在承祀而非私情之愀鬱所樂在得助而非以廣畜

妾御惑君子故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或謂季

札觀周樂二南曰勤而不怨幽曰樂而不淫頌曰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皆言其聲音節奏孔子不淫不傷

或亦形容其音節中和歟夫聲音皆由德而生詩序

義亦一貫也

自歐陽子疑文王改元之說金仁山疑文王十五生武王之說元儒多謂文王

卽位三年後始聘莘女而生武王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云云似不待父母之命所謂十三年而滅商者乃武王卽位之十三年遂據竹書紀年武王五十四而崩之說以証文王並非早邇聲色淑女之擇未易得當是以思之愈切也夫據竹書以闢二戴說固難以徵信且擇配卽難何至遲至五十許錢澄之田間詩學從鄒忠允之說據史記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克商又四年而崩得六十四歲文王蓋以五十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矣因謂太姒爲文王繼配大明之詩曰續六維莘續繼也前娶亦莘女曰倪天之妹明有姊也說尤近於鑿大明詩中不明曰長子維行乎史遷每紀異聞不盡足據且六十字惡知非八十之說

卷耳 我姑酌彼兕觥

鄭箋觥罰爵也案觥與觥同據周禮小胥閭胥雖係

罰爵然散文則可通如七月篇用以祝萬壽桑扈篇

用以來萬福及此篇用以勞賢臣初奚取於示罰哉

觥有大義

國語越語觥飯不及壺殮注觥大也

竊疑以兕角爲之而受

酒多者則謂之觥故毛傳云角爵也鄭氏必遵周禮

在在皆以爲罰爵其亦固矣

七月箋謂以兕觥警衆桑扈謂觥然而不動已

屬牽強此詩明日酌彼則舉而用之矣夫賢臣且慰勞之不暇豈翁有失禮之可罰乎

或疑

勞賢臣之說近於干預外政不知古賢女之望其夫

者皆以親賢取士爲先務雞鳴鳧雁之女子來子順

尚思以雜佩贈問況后妃乎

召南

鵲巢 維鳩方之

毛傳方有之也意未晰案方謂居而宜之也左氏國
二年傳授方任能杜注方百事之宜也襄九年傳官
不易方杜注方猶宜也是方有宜訓詩蓋隱寓宜其
室家之義

維鳩盈之

解者皆謂與妾媵相處充滿見夫人不妒忌凡詩人
取譬必以其類夫人有妾媵同行鳩之來巢寧有同
處充滿者乎竊意盈之謂鳩之子也曹風曰鳴鳩在

桑其子七兮說者謂一巢而九鳥故名曰鳩實有盈
滿之象以比夫人亦子孫衆多而家道以成故曰百
兩成之

御之言其始將之言其盛將
有大義成則要其終言之

采蘋 于沼于沚于澗之中

孔疏白蒿非水菜沼沚謂于水傍采之澗中亦謂曲
內非水中說已極精但陸產何必定於近水處取之
竊意既采得之後復往就洗濯之于沼于澗于皆訓
往于沚之于則訓之沼于沚猶云澗之中大雅于周
于京猶云于周之京卽其例也詩中蓋多此句法如
既伯既禱于邑于謝曰止曰時之類皆是必于沚及

澗中者沚亦在沼中秦風云宛在水中沚是也水傍
厓猶恐近穢汙惟其中則尤潔耳采蘋曰澗濱曰行
潦則不必在水中蓋體卑者所取較近其告潔之意
亦少減也

邶谷風湜湜其沚說文湜水清見底也是
沚乃最清處小雅采芣芣沸檻泉言采其

芹鄭箋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
潔清也待賓客且然何況祭品

行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
我獄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訟

雀角鼠牙鄭箋謂物有似而不同義甚精然尙覺未
盡且鼠明明有齒說尤觸礙竊疑詩意蓋謂雀有喙

其利與角等似不得謂之無角也顧何爲穿我屋乎
鼠有齒其用與牙等似不得謂之無牙也顧何爲穿
我墉乎女願有室家亦與恒情等似不當謂之無家
也顧何爲徒速我獄訟乎無角牙而似有角牙與無
理而似有理者相譬方見詩人體物之妙且屋無隙
而雀好棲之墉無隙而鼠好穴之女無可乘之隙而
强暴者好訟之其取類尤爲精切

羔羊 素絲五紵素絲五緘素絲五總

毛傳紵數也緘縫也總數也

後漢王逸傳踏羔羊之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

曰紵數名也

孔疏則謂紵總皆縫名反以數解五字後世

說者或以三者爲絲之狀或並爲絲之數或以五數爲五皮縫合爲一裘引百里奚妻屢屢歌爲證夫屢屢歌既不足證詩絺總與絲狀亦不相肖且羔裘之縫而以素絲錯綜其間黑白混淆毛不相屬有是理乎說文黻字注羔裘之縫從黑則兩裘紐合處皆黑色必不以素絲間雜可知至爾雅絨訓經義自有別說故以絺絨總爲絲狀縫名者皆穿鑿未安惟戴詳後

侗六書故謂三者皆絲之量數引西京雜記五絲爲繡倍繡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證之說頗有據近王伯申廷尉又謂纓卽總字引豳風釋文晏子說文爲證尤其甚詳備竊疑絲數由寡而多數相

懸絕

純二十五絲絨百絲總四百絲

施之裘飾乍闊乍狹或恐非宜

陳東門之粉篇越以襪邁毛傳襪數也孔疏襪謂麻

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襪爲數王肅云襪數積

麻之縷也按一升爲襪則五襪亦四百縷說與西京

雜記同襪縷字通用鄭箋云襪總也高頌烈祖襪假

無言毛傳襪總也孔疏古今字之異也則襪總字亦

通足證廷尉之說但孔疏詳於彼傳而此疏在前反

異解者豈以襪之絲數

太多有不能釋然者歟案古者衣裳皆有緣裘之英

飾當與衣裳之緣等裘不問裳制其製必長於衣論

語曰褰裘長褰裘視深衣其長特甚朝服之裘雖非

褰裘比而亦必不若元端二尺之短竊疑純絨總皆

英飾之似緣者耳純者其兩側至下邊也純與蛇義

近蛇行平直而宛折下邊之象似之釋文純本作它

凡字从它者皆象下垂鄭君子偕老篇委它此章委蛇俱連委爲文曲禮臣佩委言下垂至地故知蛇爲兩側下邊也又古它也龜字皆通周禮淳沱作庠池韓非子作呼施是其類此經釋文它本又作他同本或作紕它也通用則也龜亦通用矣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袍鄭注袍謂緣袍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知袍之爲下緣則紕之爲兩側下邊無疑矣緇者裘前兩幅直邊際處也緇與域同義域界也卽爾雅所謂羔裘之縫也兩縫相合有界域故知緇爲直際處也

經訓合縫合之間必有界域裘前直幅雖不縫合而直際相對中尤有界

縫故亦曰絨而訓縫縫之在背者爲繩禮記深衣負繩及踝以應直是也鄭注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絨則衣前總者袷領也此章縫字舉全體而言言相對之縫總者袷領也合衆羊而爲袷也觀上皮革字

可見荀子王制篇萬物之總也楊倞注總領也釋名

云領頸也以壅頸也亦言總領衣體爲端首也衣袷

皆以領爲總會之所故知總爲領總亦有會義雜記

注會謂上領縫也必知此三處當英飾者儀禮既夕禮明衣

紳緦緣緇純鄭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飾裳在幅曰

紳賈疏謂衣下曰緦也儀禮釋文緦他計反古他它

純義相近召南采芣鄭箋主婦髮髻釋文髻本亦作髻皆古易也同音之例禮記深衣云

純袂緣純邊觀衣裳之飾在領在袂在邊在下則飾

裘可知此詩不及袂口者大夫羔裘豹飾不藉素絲

爲飾也領及直邊與兩側下邊皆以素組五重飾之

則黑白分明周環正直足以美觀矣

鄭干旄素絲組之素絲祝之此

素絲當亦織組用之

裘之飾華樸由人鄭風三英粲兮蓋以三

色之組紉相間而見其文

毛鄭訓三英爲三德關合正直字太牽強此則

同色之素絲純一而昭其儉由純而絀而總者由下

而漸仰觀其度也純爲下邊故末句云委蛇委蛇

其形

毛傳行可從述也與君子偕老篇委委訓同日從述則在下之象

由純而上至

於絀則界域分明故末句云自公退食隱喻公私之

界亦甚明也由絀而上觀於總因由私而上溯於公

故末句云退食自公凡詩人以末二句顛倒者固極
反復詠歎之致亦首尾呼應各有意義耳 細玩各
章首句悉與下相應首章皮字舉其全體亦取下垂
之義凡字從皮者勢皆趨下波坡陂被披之類是也
次章革字亦取變革之義變易則有界域也末章縫
字取逢會之義與總近也

殷其雷 南山之陽

山上也故曰或遑側山半也故曰遑息至山下故曰
遑處想其經由次第歷歷如見

標有梅

序言男女及時語須善會毛鄭斤斤配合忘懣悖理
毛以梅實喻年衰之多少以末節爲仲春男三十女
二十至不待禮會爲期盡蕃育之法鄭以梅實分時
之早晚以末節爲季夏逾時不可復昏至明年仲春
奔者不禁爲蕃育人民之法所見皆與泰越圖霸相
似豈文王後儒解者謂喜其及時固不合歐陽氏謂
之化乎

被文王之化變前時先奔犯禮之俗男女各待嫁娶
之年始求婚媾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失時也夫男
女各懼失時乃不言男之求女而反言女之求男說
亦非禮朱子云蓋懼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極合
神理猶覺多强暴一層竊意此章詩意宜就過時者
說語意與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相似

毛傳懷春不得待秋也孔疏此

女年二十言我雖過時必待庶士之求我曰迨吉語
期已盡

氣尙嚴曰迨今則不必諏吉少寬矣曰謂之則並不
以時拘又少寬矣然皆非以禮求我不可也詩人正
義多在言外託出羔羊言退食而在公之正直可知
行露言不足不從而召伯之聽訟可知小星言媵妾
知命而夫人之惠下可知此詩言逾時者猶能守禮
則當時之人皆及時而循禮者可知矣故序曰男女
及時也

小星 維參與昴

案此句仍當蒙在東之文心四月在東方

鄭箋心三
月在東方

其始見也唐三星箋昏而在天三
月末四月中是四月初正在東方
噉正月在東方則

此句參以十月在東方昴以八月在東方錯舉四時

也又心三噉五

此毛傳據元命苞之說今儀測恒三星闕五星前尚有三星實共八星

七孔疏言昴不五星既非下章之昴則三亦非下章之參意蓋取毛氏唐風綢繆傳參三星之說也案

史記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

三星兌曰伐爲斬

爲斬又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無參

爲三星之說

所謂三星二字直者當讀爲句綢繆也毛傳

此詩與唐風不同各望文爲說被傳偶失考耳孔疏

引天文志並伐與肩股而言亦不止三星而云則參

實三星乃傳會其說不足爲據大抵古人測星說多

參錯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則又作

昴六此亦孔疏

之說步天歌則作七喻當夕者多寡不一也心大於

星今儀測恒星圖同
噉參大於昴而皆曰小者君象日夫人象月對月而

言則星無不小亦猶兩媵姪娣以下未嘗無差等而臨以后夫人之尊則無不卑也

何彼穠矣 曷不肅雝

婦道貞順以敬爲本后妃之教逮及女孫者猶能肅雝宜乎采蘋之夫人有僮僮之度采蘋之大夫妻著有齊之稱卽妾御宵征莫不肅肅矣

毛傳肅肅訓疾趨事疾亦敬也

美文王者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故秉文之德者莫不肅雝詩詠助祭者亦曰雝雝肅肅而免置之武夫並稱肅肅蓋刑于之有自來矣

邶

柏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毛傳鑒以察形茹度也

爾雅釋言文

鄭箋鑒知察形而不

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於人之善惡外內能度知之訓意迂曲朱註我心既非鑒而不能度物又似過直竊謂茹當訓食食必吞咽有容納之義言鑒之察形美惡皆能容納我心值此小人在側何能若鑒之無心一切容納而無憂乎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間能貪飲食者爲茹貪飲食與能容納意相近

綠衣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孔疏謂毛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鄭言

稀裕以待寒風猶賤妾以僭尊位皆失其所朱註謂喻已之過時而見棄竊謂詩意蓋言以無禮見凌猶稀裕之遇寒風也

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鄭箋顧視衣服配合滯孔疏引爾雅漢謠證燕燕爲一物亦太拘竊謂燕燕乃兩燕喻已與戴嬀于飛而差池者喻往日之行動皆前後依附也下章頡頏下上相同水雅伐木鳥鳴嚶嚶鄭箋嚶嚶兩鳥聲也郭璞注爾雅亦曰兩鳥鳴此疊字爲兩物之例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孔疏罩罩者非一也吉日應鹿麋麋鄭箋麋復麋言多也彼二處箋疏意並不止兩物然亦足見燕燕之不必定爲一燕矣

頡之頡之

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余謂二訓當倒轉頡

者結而下也

取相連結不忍遽別之義

頡者抗而上也觀下章下

上其音句法可見揚雄甘泉賦魚頡而鳥跂文選李善注頡跂猶頡頡亦謂魚在下鳥在上彼賦云柴廐參差卽差池下上之義

日月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鄭箋朱註詁意俱不安案出自東方喻結髮爲夫婦以仁恩相結也言少時伉儷之恩久而當愈不能忘乃是人之德音忽變而無良胡能有所定止乎竟使

我舊恩之可頓忘也 下章因自出而念及父母鄭箋以父母待其夫尤非理小雅杕杜憂我父母孔疏因援此章鄭箋爲例謂杕杜婦人亦以夫爲父母所謂一誤而再誤者

終風 惠然肯來

毛傳謂時有順心鄭箋謂有順心然後可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皆指州吁說朱註則指莊公說案前二篇雖言莊公嫡妾紊亂不顧不報未嘗暴謔若斯也州吁勇而好兵說較相近至本句意仍望其一來以勸導之耳乃竟莫往莫來視前此之謔浪笑傲踪

跡更遠勸化無從是以憂思更長也下二章皆申言
悠悠意 州吁暴虐傲縱正阻兵安忍之全相與淫
亂者不同故莊姜欲其來而勸化不然且拒之不暇
尙何忍盼其來且云思我則心安哉

願言則嚏

鄭箋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
此古之遺語也朱註魴嚏也人氣感閉鬱又爲風震
所襲則有是疾也朱註較直捷而尙當融會鄭說蓋
但說感鬱致疾解願言字尙未盡凡病魴嚏者未嘗
不暫以嚏爲快詩意殆謂願如病鬱之人得嚏少快

也

擊鼓 土國城漕

曰城漕則漕有城矣案左傳狄既入衛戴公廬於漕
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豈州
吁以暴虐迫促從事功本不堅不數十年而遽圯歟
左傳僖六年梁伯好土功亟
城而弗處州吁當是其類抑州吁篡立不數月未
嘗竣其役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鄭箋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爰字中
有於何之義

桑中篇爰采唐矣
鄭箋於何采唐

小雅四月篇爰其適

歸諸刻作奚其傳寫之誤也

左傳宣十二年引詩正作爰其杜注言禍亂憂

病於何所歸乎訓義同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毛傳洵遠信極也孔疏言與我疏遠不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意未嘶鄭箋信如字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傷同伍之失信與序中怨州吁意亦不合朱註從王肅說謂室家本有偕老之信而今不得申送前約蓋因執手偕老之語而云然耳竊謂此一節乃通結全篇言我之契闊而不得偕老者吁嗟安得苦樂之均兮無有代申我獨南行之苦兮爾雅釋言洵均

也此洵兮當依雅訓若其爲同伍爲室家則不敢決

也

大雅桑柔其下侯甸毛傳仁賢均也彼亦苦兵役之詩小雅北山大夫不均意並同故知洵當訓均

凱風 吹彼棘心

心字極沈痛人子幼時好惡不能自達唯母氏能以
心誠求其心也棘心謂萌蘖萌蘖之生皆自木心而
出

吹彼棘薪

毛傳棘薪其成就者朱註從之竊謂木之不中材用
者始析而爲薪詩蓋言不材之木亦被凱風長養以
喻不令之子亦蒙聖母長養也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下上其音

鄭箋謂泄泄喻宣公整衣而起奮迅形貌下上喻宣公小大其聲皆爲怡悅婦人傳會詩序淫亂字太恣憑詩意蓋謂雉之見幾早引去決故飛鳴自得如此喻大夫懷安而不去故阻且勞耳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鄭箋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迂晦之甚竊謂詩乃國人所作若曰誠矣大夫之爲君子也遭君淫亂而久困於役無可告語亦實勞其心而已欲如雉之下上其音得乎我亦我大夫也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毛傳由軌以上爲軌孔疏陸釋文改軌爲軌支離殊甚元儒許謙專取穀末爲軌之說極明盡蓋卽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之軌也其曰由軌以上義亦甚精濟盈之喻實取象於淫溢故承由膝由帶之文不曰以下而曰以上軌在軸中直下別無他物必假前後以指名之其循之而上而與軸相近者舍軌又別無他物故不得不曰由軌以上古人用前後上下字皆據身所在而言初無定形自輿而視軌則前爲頸後爲踵若頸上而踵下自軌而視輿則軌在前輿在後

又前下而後上

以軌爲主故軌爲上

玉藻大夫前方後挫角鄭

注釋以下爲前以上爲後是其類矣

幽七月上入軌宮功毛傳入爲

上出爲下由轉而視與亦有出入之象

毛傳違禮義不由其道似解

上句又似解下句語意未晰鄭箋解上句喻夫人犯

禮而不自知義更迂曲其解雉鳴句承毛傳飛走之

說遂曰夫人所求非所求看牡字太拘

孔疏云散文則通固已心

疑其說

總緣泥定序中並爲淫亂句故極情醜詆耳細

釋前後各章皆言外隱諷不應唐突若是竊謂此詩

二句蓋皆導之以正也言人所遭之時不同深之厲

已難於淺之揭若瀰盈之濟更難於深之厲然水雖

深而濟之必有限焉水過轂則軸爲水沒不利於行

且將上及乎輿故善濟者必以軌爲限而知止焉則

水雖盈而車之軌未濡也

軌以喻禮衛坻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所以爲冒險而

非禮彼有鷺之雉鳴豈異於是乎雌雉爲他雉所迫乃

憂然而鳴時孔艱矣

鷺驚懼噉殺之聲反喻夷姜之默然相從也

然本有

故偶焉所謂其牡也以鳴閑乎非禮之來而務終守

其故偶

爾雅釋詁求終也大雅下武文王有聲鄭箋訓求意竝同求其牡卽燕燕篇所謂先君之

思也則外雖迫而雉之節未失也下文又以室女待聘

者曲喻之曰雝雝和鳴則不復有鷺矣曰卬須而涉

則不患濡軌矣柰何有不計淺深而非禮妄從者

解是詩者將求其牡說向淫亂一邊故多語病不思
雉之牝牡非他禽可比鄭注儀禮士相見篇云士贄
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性若此其必不
苟求匹偶明矣鄭鶴之奔奔篇鄭箋居有常匹飛則
相隨然則他禽之苟求匹偶者亦少
故小弁之詩曰雉之朝雉尙求其雌彼詩刺王之舍
正偶而睚非偶謂不若雉之必求其正偶也雄雉耿
介且若是況雌雉乎彼曰求其雌言非其雌則不求
此曰求其牡言非其牡則不求真是一樣筆墨而何
疑於求牡之非禮乎

谷風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毛傳取清濁異爲義鄭箋申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汙然不動搖孔疏釋鄭意以涇雖濁本不甚彰著因有渭來相形故君子憎已之惡然已猶持正守初如汙然也夫我既本濁以清相形濁乃愈甚君子之不以爲潔而見棄誠分之宜顧反遷怒於清流其心殊妒而不公矣且說文湜水清見底也鄭緣自處於濁故不訓清而訓持正以正屬濁義亦牽強朱註訓上句意與鄭同其訓湜湜句知鄭訓未安故易之云然其引出之清流少緩則猶有清處以喻

已之心固猶有可取者夫濁水之渚似難遽清即使
微清何能與本清者相敵而責君子之錯愛耶且上
句以清濁喻貌下句又以清喻心似未免兩歧竊謂
詩蓋以涇喻新昏以渭喻已也言已有黽勉之勞德
音同死之志御窮生育之功清何如乎乃新昏之濁
公然來挾而亂之如涇本小渭本大乃乘其一往之
勢入而相亂以致合流之處若渭亦隨以俱濁然迨

汀曲渚合流所未及者清潔固未改也

書禹貢曰涇屬渭汭孔傳

言治涇水入於渭漢書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西
開頭山東南至陽陵行千六十里入渭其形勢皆與
余說合若如孔釋毛鄭之意渭來相形故見濁則似
渭反入涇矣尚書疏引漢志陽陵上加焉胡字六

十誤六百此詩疏引漢志更說馮翊爲京兆六十亦誤作六百君子顧惑於喜新反

徒見已之濁而忘已之清相逼漸甚勢必奪我居而
壞我法矣故下文復有毋逝毋發云云也春秋桓十
四年公羊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云以者不
以者也言本非所得制今乃得以也涇以渭濁以字
正合此訓蓋言我尊彼卑我本非新昏所得制以君
子頓移歡愛故得肆行其意耳如此解形勢方合身
分始高名分始正大與尋常妒婦不同 鄭箋故見
渭濁渭字意殊晦陸氏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作
謂後人改耳孔氏正義旣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

謂已濁矣下又云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由與
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渭字或
易謂或易其字義便明了兩家俱不敢妄更一字古
人註書矜慎存古若此又細釋鄭箋涇水以有渭言
與渭相會合也故見渭濁言涇入渭亦使渭濁也意
似與余同而孔疏誤會之耳附識以俟質疑後漢書
黨錮列
傳第五十七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言渭以涇亂
而乃濁喻黨人之因清被誣也玉以礫雜而愈貞喻
黨人之違俗守正也涇渭字一倒用詩義愈明彼注
云渭因涇濁而見清殊爲添設且如所解則本文缺
折不成
句矣

有洗有漬

毛鄭依爾雅潰訓怒朱註同竊謂潰亦有亂意與大
雅召旻無不潰止潰潰回通相似言其決裂暴亂無
復檢束

式微

序稱此篇爲黎之臣勸其君歸國而作毛鄭朱註並
同鄭箋且以下二句爲極諫之辭竊謂國勢衰微之
極爲臣子者當何如激發其君修德自強或因微不
足特別爲請命大國復仇雪恥以完宗社若申包胥
之於楚者然僅勸之歸仍朝反而夕被逐耳於國事
奚濟且傷國事而忽及己身尤公私交戰非蹇蹇匪

躬之道夫黎侯方舍其國而不恤復何恤乎臣身亦
何得謂之極諫耶元白雲許氏至以胡爲平爲怨詞
並引晏子若爲已死已亡誰敢任之爲証謂直諷刺
其君尤悖禮傷教之甚矣細釋詩詞乃黎臣身處困
辱眷戀其君而不忍去設爲問荅以自盟其志也式
微二句爲詰問之辭曰勢已微弱至此坐困無益胡
不舍之而歸乎下二句乃荅辭言歸計誠善然試思
吾相從者何人而乃忍而獨言歸也使我非因君故
不能暫釋胡爲極露處漂零泥塗困躓而不顧耶兩
胡字語氣正相呼應離騷云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

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與之敗績又云余
固知寒暑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
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忠愛纏綿前後一轍所謂可以
興可以觀者此也劉向列女傳謂黎莊公夫人與其
傳問答之辭說雖不同然彼篤夫
婦之倫此重君臣
之義意則一耳

旄亙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鄭箋以蒙戎刺衛臣而謂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
迎我君而復之因黎在衛西於理不順因臆斷之曰
今所寓在衛東牽強殊甚朱註以蒙戎自謂言客久
而裘敝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但伯叔不與我同

心故往告而不肯來耳說勝於鄭猶覺匪車句與下
少呼應竊謂狐裘句指黎在國臣子說同字與車字
相應言我君爲狄人所逐舉朝潰亂如裘之蒙戎然
豈不欲以車東來迎我君乎因衛之諸臣懈緩憂患
不相及莫有與同載而克仇復國者故不敢漫來耳
此上三章皆心期之而不可得猶不無餘望也至末
章以言諷之亦若罔聞知乃誠絕望矣此所以不能
無責於衛伯也

泉水 亦流於淇

亦者言泉水猶知歸衛以興下文衛女安得不思歸

乎鄭箋猶婦人出嫁於異國語氣不貫串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訓本爾雅蓋以喻諸姬
將歸而未歸諸姑伯姊歸於本國卿大夫與已雖同
出於衛而所歸各異思之終不得一見故取興肥泉
長歎而不能已 水經注美溝水出朝歌西北東逕
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
泉鄭道元引舍人說以所出異所歸同爲肥與毛傳
異而細釋詩義則毛傳尤精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孔疏出遊者不過出國竊謂婦人之禮言不出相送迎不出門安有因憂出遊之理此與衛竹竿結句並同當因衛君淫亂閨閫之禮久廢故一時風化雖守正者皆不能以幽靜自矢耳然燕燕篇云之子于歸遠送于野蓋此風已開於昔矣 周南漢有遊女孔疏深宮固門閤寺守之乃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則有出遊之事案彼言務農桑則出遊得其正此欲寫憂鬱則出遊失其常然核實言之彼疏亦非也蓋江漢雖被文王之化而紂之淫風未盡革

故尙有遊女耳不然務農桑者曰婦媼曰女執烏得謂之游乎

北門 王事適我 王事敦我

鄭箋以王事爲役使之事政事爲賦稅之事朱註分王事政事爲王朝與本國之異竊謂王事乃非常職而特遣之事政事乃常職所應爲之事其曰王事者度其時皆以王爲君上通稱觀此及伯兮爲王前驅唐搗羽王事靡盬秦無衣王于興師可見蓋王號本屬天子周自平桓以後魁綱不振天子幾與列國等王可降而爲風則諸侯可進而稱王矣

考工記玉人職夫人以勞

諸侯注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考工記雖漢人擬拾然皆周室舊文蓋自平桓以降王朝侯國之無別也固恬不爲怪矣若二雅稱文王爲王則後世追稱之辭與此例不同亦非如緯書受命稱王之說世變所極雖聖賢不能以遽違

故左氏傳春秋楚子也不得不循其國之故而稱王孟子對齊梁之君亦不能獨異此皆衰世之僭亂故說詩者謂之變風存之所以爲戒也若律以萬世之大法則王必歸諸天子名分森然不可紊越矣

二子乘舟 不瑕有害

毛傳言二子之不遠害鄭箋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語欠分明似因欲寘之死而去壽

之去何爲者且夫父命不可棄烏得云有何不可哉
或又爲歸罪其父之辭云二子有何過差而必欲害
之亦於理未盡案不取有害與泉水篇正同皆極傷
之而復微有不安於心者在也彼詩因父母終而歸
國爲害禮此以伋子遽從壽子而死爲害於義也

昔人論此事者不一或謂伋之賢與晉申生等或謂
二子乃暴虎馮河之流或援舜與叔齊爲法謂伋從
父之令爲非孝或以晉王祥爲比謂處此有幸不幸
其說各據一是而猶有未審者父命不可棄壽子之
告雖愛兄之至誠而其事信否未有明徵何忍逆料

其父之毒至於此極此而遽行其誰能諒之若已親見壽之被戕則壽之言信矣爲伋者當竄伏他國以待後命倘君心之一轉而吾是求則歸而匍匐請罪以全父子之恩使終不悟而朔能撫治其國也則遵海濱而處窮餓就死以謝壽子可也不此之審乃駢首赴死重父之惡其亦過矣然其境爲至慘而其情尤可悲故詩人傷之而微惜之正其思之不能已也

鄘

柏舟 髧彼兩髦

兩髦者子事父母之節親歿脫之共姜思其夫專舉

兩髦爲言則共伯死時年必尙少克供子職

決非四十以上

之人而亦未嘗更歷親沒脫髦之大故可知

禮諸侯小斂脫髦

馬遷作世家乃謂釐侯卒共伯餘立爲君其弟和襲
攻之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豈不厚誣武公之
甚哉孔疏謂追本父母在時言之夫哀死者舍其切
近慘酷之情狀而緩及於往日暇豫之丰儀亦闕於
人情矣且詩序明言共伯蚤死足證史遷之謬孔疏
乃謂蚤死者不得爲君不必年幼因引世家楚語以
實之是武公誠亂臣賊子一流矣不已過乎

實維我特

毛傳匹也似未安竊意宜訓獨婦人從一而終故曰

我特

小雅我行其野篇求爾新特鄭箋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孔疏無肯媵

之故獨來耳彼以女爲特此以夫爲特雖貞淫迥別而特之訓獨則可互證

特兼有傑

出意故秦黃鳥云百夫之特此詩亦言共伯才美傑

出無與比也

小雅正月有莧其特毛傳言朝廷曾無傑臣亦取傑出意

牆有茨 不可讀也

毛傳訓讀爲抽鄭箋又訓抽爲出義皆迂晦朱傳訓

誦言案詩義皆淺深有序不可道尙淺不可詳漸深

此韻字疑卽續字謂言之相續不已也周禮巾車注

故書更續爲受讀是讀續通用之證

君子偕老 其之翟也 揚且之皙也 其之展也

揚且之顏也

古人用之字隨意作語助有以一事分作兩句者其之翟也之類是也有以兩事合作一句者揚且之皙也之類是也左傳文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禮記月令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竝是兩事合作一句定之方中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毛傳謂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本周禮匠人爲說疏引匠人鄭注未詳其解案周禮考工記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

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旣而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賈疏謂於中臬以繩規取東西兩端一而則景之遠近定東西乃審又云兩交間正謂兩景端之半度景兩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又云必中屈之者於夏日至中漏半於臬南向北所度之處於東西景端亦相當故須中屈之案賈疏未識注中交字之義故語多影響竊疑鄭意蓋謂先於日出景端作一規視中臬而少過之又於日入景端作一規亦視中臬而少

過之所謂測景兩端之內規之也兩規相疊於內其
交處以繩度之兩端長短均則東西正所謂規之交
乃審也卽以其繩中屈之向臬適與臬日中之景相
直則南北亦正故經文於識日出入之景下繼之曰
晝參諸日中之景蓋必合兩規而後可言交如賈疏
則但以繩量取中臬至東西兩端之景不煩規之亦
無所爲一而也

匪直也人

謂非徒人民繁庶也其積誠深思以培養之者馬亦
蕃息彊大毛傳謂非徒庸君固不成語朱註非獨此

人意亦未顯

蝨螻 懷婚媾也

嗟我懷人見后妃之賢有女懷春見民俗之正迨乎
昏媾之懷而風斯下矣此所謂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也

相鼠 人而無止

鄭訓止爲容止又云無禮節俱與上下章複出詩人
立言具有次第觀何爲何俟遄死輕重自見止當訓
截有限制之意謂不當爲者截然不爲也齒所以截
物故字從止在易艮爲鼠鼠亦有止象故以鼠之有

齒喻人之當有止也首言威儀次言限制末乃要之以禮意愈進而愈精矣毛傳訓所止息韓詩訓節少相近而義猶未盡

載馳 大夫跋涉

鄭箋謂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案上文已言驅馬至漕此復追敘其來告之始語氣不合朱註謂夫人已行未至漕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止之者案國母就道舉朝寧不聞之且親終不得歸寧亦盡人所共知大夫君子盈廷環列何至聽其就道令一二入喘息奔告耶竊謂親終不歸有遣大夫問視兄弟

之禮詩蓋謂雖遣大夫往來唁問然非我之親見終
無以少釋其憂耳故末章仍迴應云百爾所思不如
我所之

陟彼阿業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阿業偏高之業喻已與宋桓夫人同與衛爲兄妹宋
桓能迎戴公偏勝於許故託言阿業而思療鬱疾也
亦各有行言已與宋桓夫人同一女子懷思故國詩
所行不侔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言行野者非麥無以得食以喻廬野者非大邦無以

得助也此與上阿世皆假設之詞毛鄭泥定衛之野說故觸處滯礙

衛

氓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漢書地理志東郡頓丘縣顏師古云以丘名縣也水經注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指是瀆也淇水又北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閼駟云頓丘在淇水南

兄弟不知

不知猶言豈不知也箋註各解覺俱未自然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傳箋註皆謂既老而追思未笄之時與爾言笑與我信誓似與前文刺謬夫言笑信誓若誠追述已事也勢不得在袍布貿絲以前言笑當卽指載笑載言信誓當卽指來卽我謀矣計其賄遷之時去卽謀不過數月耳三數歲後正女色方盛之時何至以衰老見棄觀言既遂矣至於暴矣二語合之三歲食貧三歲爲婦其時蓋未數年也鄭訓遂爲久久字原不必深看故其下卽申之曰三歲之後見遇寢薄夫豈待老而後遭其凌暴追憶少年事哉蓋淫邪之人性必佻

薄喜新厭故積愛生疑種種反覆率不過三數載耳

此女未嘗不見及此故初遇時因其蚩蚩加之眷戀

謂彼敦朴或無二心不知始合不端旋必見辱自古

君臣朋友莫不皆然況婦女之以色媚人者乎然則

所謂總角者將奈何詩蓋言若人之復去而驅他女

也前女不必遽老以他女之總角較之則老矣

其葉沃若

其黃而隕以喻恩遇之榮落也毛以喻

淫人見異而

遷又心輕前女之無行有不言笑信誓之去而不反

者哉故前章云二三其德

爾雅釋訓晏晏旦旦侮來也爽也即二三之義

此又以淇岸隰泮爲喻見其淫佚無止境也晏晏旦

且大致與谷風篇宴爾新昏如兄如弟相似第彼猶以正合而被棄此則苟合被棄其悔恨更難爲情耳所謂老使我怨如漢卓文君作白頭吟者何嘗爾時誠至於白頭三歲食貧之婦而果至於老始見疏又何至傷悼宛轉一往而深若此乎 孔疏微見及此故云老者以華落色衰爲老未必大老也白雲許氏曰將與汝偕老今未老已見棄若從爾至老其暴戾必有更甚者愈使我怨也未免多一轉折

芄蘭 能不我知能不我甲

毛傳不自謂無知鄭箋其才能不如我衆臣所知爲

狎習皆牽強竊謂詩意蓋云雖佩觿鑠若成人其能不因我而求知不與我相親狎乎胡爲驕而無禮徒習於威儀也

伯兮 爲王前驅

鄭箋指從王伐鄭之事解王字極正大然核之地勢鄭在衛之西南安得云自伯之東乎故知詩中王字不必定指天子

有狐 在彼淇厲

毛傳朱註俱未安案邶匏有苦葉篇深則厲厲說文作砮履石渡水也此厲字常用許說石絕水曰梁水

中有石曰厲也古厲賴同音楚辭九歌石瀨兮淺淺
亦謂水行石上者

王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房

毛鄭皆以爲國君房中之樂案房中乃婦人出入之
所何容男子雜廁其中伯兮詩云言樹之背毛傳背
北堂也孔疏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致爵於主
婦主婦北堂注皆云房半以北爲北堂半以南爲南
堂也然則南北之間各不相通故北堂爲婦人治事
之處而南堂可以容樂工舞列耶

大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鄭箋解下二句云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朱註解爲男女約誓之辭案詩凡陳古義者刺今意皆在言外鄭注固非朱註謂欲奔者堅定死約則淫邪之心方熾似非所以示勸也詩意蓋謂革去淫心而歸於正耳生則厚其別以端人倫死則同其歸以遵王制繼自今守夫婦之大禮不敢外淫故終出矢言以自明古之大夫其化民如此而今何不然耶說詩者以詩中屢言畏子字謂其不足於德禮之化故此章仍作期約說不知古之治

世者何嘗諱言畏哉書曰德威惟畏禮記曰大畏民志

弟紀堂校字